

皎潔月光照耀於湖面之上，映照出一倒影與天邊那輪明月相互照應，恍若被蒼穹所遺留在地表上的月娘的雙生子。終日不得返回天際與手足相會，唯有透過散發出那柔光以釋滿懷思念給對方。

剎時間，原先平靜的水面忽然波動了起來，打得那一圓不成原形。

原來是兩個偷溜出來的小小身影撲通跳進水中，激起一圈圈漣漪打散了那哀傷的倒影，形成寶石般的粼粼波光，耀眼地美麗。

孩子倆你一來我一往地玩起水，激起一朵朵水花以他們倆為中心四處綻放。天真無邪的歡笑聲為夜晚的湖畔增添活潑生氣，宛如一首祥和又不失活力的協奏曲。

那是不容外人侵犯，只屬於他們二人封塵於記憶深處中的美好童年。

聖川真斗甫睜開眼，映入眼簾的並非自個兒的宿舍天花板，而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空間，而自己是躺在一張特大尺寸的彈簧床上。

這是一間以西方擺設為主的臥室，但也不乏一些符合自己嗜好的和風裝飾。形容起來與其說奇特，倒不如說奇怪，但這景象看在聖川眼裡似乎也不壞。有種說不出的安心感，彷彿這裡就是自己的歸處。

微風從半開的落地窗吹進室內，掛簾隨著風兒的韻律擺動，陽光便從那一處灑落，光影頗有精神地在地面晃動。暖洋洋的氣息令人不由得油然而生一股飄飄然之感。依照明亮程度來判斷，此刻時間應該為清晨，就正好是自己習慣睡醒的時間點。

儘管心理沒有排斥，依然得了解自己身在何處。左顧右盼，卻仍找不出任何一物是自己所熟悉的。

就在聖川打算起身離開這張大得有些離譜的雙人床時，一道熟悉的聲音傳入耳中。

「唷，你可終於醒了。」

這道聲音成為這空間中聖川唯一知曉的信息。轉頭迎向聲源方向，聲音的主人異常稀鬆地走來。

是神宮寺。

心中的震驚全無保留地表現在聖川臉上。一來為何神宮寺會從容不迫的出現在這陌生的環境，二來他竟有一天會早已整裝完畢出現在剛清醒的自己面前！

「瞧你一臉驚訝的模樣，還沒睡醒嗎？」神宮寺走近床沿，執起聖川一縷髮絲湊近唇邊，親吻著。

這舉動顯然令原先就搞不清楚狀況的聖川更加混亂，連忙揮開對方的手並退後一步半的距離。相較於聖川的百思不解，神宮寺倒是對自己的行為舉止不感到任何一絲不妥，反而質疑起聖川大驚小怪。

「……神宮寺你！」

「喂喂，你還真沒睡醒阿，真斗。」語畢，神宮寺於床邊坐下。

真斗？神宮寺不是從來只會叫自己的姓氏的嗎？聖川還疑惑於這個神宮寺對自己的稱呼時，眼前人便一手端起自己的下頷緩緩湊近。

眼看著神宮寺與自己的距離漸漸縮短，幾乎可以感受到彼此的氣息。最後視線落在對方那帶著一抹不明笑容的唇上。

緩緩的、慢慢的，下一刻——

聖川倏地睜大眼睛，慌張地四處張望。彷彿一房為太平洋所二分，依房間主人性格所清楚分隔的東西方的特殊擺設——是自己和那傢伙的臥室沒錯。而且方才夢境出現的那個人當前仍躺在對面的床鋪上作著無人能打擾的清夢。

「…原來是夢。」用不著捏臉這類有點滑稽的確認方式，聖川已經將那一連串異事歸類為夢境。也對，神宮寺哪一天不是睡到自己準備出門才起床，他才不相信會有立場倒反的那一天。

在認定這一邊才是現實之後，聖川驚醒時的呼吸不穩已經平緩了不少。

話說回來，還真是個奇怪的夢境。聖川看向那位睡得正甜的室友，不禁這麼想。

既奇怪，又蘊含著某種澎湃的不明鼓動。

直至今日的課程結束，那夢鄉中的一場鬧劇仍三不五時在聖川腦海中浮現片段。說不介意絕對是騙人的。本來以閱讀為目的而來到圖書館，在眼角餘光注意到書架上那些與夢境議題相關的書籍時，順手取下書本並回到座位。

儘管早乙女學園是培育優秀歌手與作曲家為宗旨的教育機構，可不能小看附屬圖書館的藏書量。不光是

音樂相關，這裡所包含的藏書觸及各類範疇，當然還是以音樂為專精就是了。

不過夢境這門學問可沒有隨便說說得那麼簡單，實際上也有分成許多不同類別的問題。然而事實上聖川本人也不曉得自己應該查閱什麼子條目，只好走馬看花似的隨便翻翻。

果然書本內容林林總總寫了許多東西，但聖川就是沒有瞄到一些能夠點醒他的內容。

只不過聖川並不是那種拿起書隨手翻翻就沒有性子看下去的人，他仍是循規蹈矩的一頁一頁翻閱。反正憑他的閱讀速度，這並不算什麼，大不了就借回去也沒什麼。

翻到下一頁，正好看到令聖川驚異的一行字句。就在此時，忽然有個人拍了他的肩膀。由於全神貫注於文字之上，絲毫沒能留意到後方來人的接近，被這一招呼嚇得倒抽一口氣。

「神、神宮寺！」匆忙回過頭，萬萬沒想到的面孔竟出現在自己眼前。除了忘了降低音量就脫口而出對方的名字，心中的訝異更是全表現於表情上。

「噓！這裡是圖書館，別大聲嚷嚷。」神宮寺豎起食指比了個禁聲的手勢。

所幸週遭的人群只是不明所以的朝聖川這邊看了一眼，沒有被冠上圖書館喧嘩的罪名引起公憤。

「你在想什麼想得這麼入神？」能讓向來以冷靜著稱的聖川如此忘我，任誰都不可能不好奇，神宮寺也不例外。

「不，沒什麼。」當然聖川沒可能這麼輕易就回答，更何況答案與眼前人極為相關，那更是免談。

見狀，神宮寺有些惡趣味的笑了笑。伸手端起聖川的下巴，輕聲道：「是嗎？我看不對吧——瞧你臉紅成這模樣。」

聖川一驚，連忙揮開神宮寺的手，低聲吼道：「與你無關！」

簡直像隻炸毛的貓，神宮寺暗笑。

眼角餘光瞥見攤開在桌上的書本。就算從眼前人的嘴裡問不出所以然，眼前的這個也是不錯的參考來源。偷瞄了幾行書中的字句。

聖川注意到這倒視線，幾乎是反射性的闔上書本。但儘管快速闔上，神宮寺也依然從得到的資訊推知一二。

其實也沒有非阻止對方偷窺的必要性，聖川的過度反應反倒挑起了神宮寺的戲弄心態。

「嘿~我都不知道聖川少爺有研究夢境的嗜好？」

「.....。」

「那麼就是昨晚做了什麼夢囉？還真是現實的傢伙。」

「.....。」

「是什麼夢呢？要不要說出來分享分享。既然你會特地查書，可見得是很不得了的内容吧？」

忍耐。聖川在心中反覆告誡自己。能忍者為勝。不能漏出破綻、不能讓他察覺到自己的異常！

不久，一位同學上前向神宮寺搭話，見聖川完全沒有搭理自己的打算，神宮寺也只好宣告放棄便跟那位同學一同離開。

警戒人物一消失，聖川總算鬆了一口氣，甚至有些虛脫。翻開方才闔上的那一頁反覆閱讀著，仍遲遲無法消化這段文字。

『夢境是呈現當事者心底深處的渴望。』

多年前埋入的種子，不知何時悄悄地發了芽，如今又是成長成什麼模樣？又要他如何正視這他忽略已久的某種情愫。

神宮寺是很想繼續戲弄聖川下去的。不過無奈於眼前人一副正經八百地來拜託他，直接拒絕對方也說不過去，於是兩人一同離開圖書館，來到校園一處比較無人經過的角落。

村上健，是這位有事相求於神宮寺的人，與神宮寺一樣是S班的學生。或許神宮寺就是看在這層關係上，才姑且答應聽聽他的話。

畢竟即便幾乎每一天都會在同一間教室見面，但這兩人的互動其實並不頻繁。神宮寺也說不准村上究竟有什麼事需要求助於自己。

一路上村上並沒有多說什麼，直到停下腳步，他依然背對著神宮寺不發一語。

「所以說，你到底想拜託我什麼？」對方不說的話，只好由神宮寺自己起頭。他是被拜託的一方，態度自然傲慢了起來。

「嗯...說來有點不好意思...。」村上搔著臉頰，轉過身說明原委。

村上愛慕著同班的櫻小路鈴音。兩人作為朋友，感情非常好。始終猶豫要不要進一步發展的村上終於決定要向她表白心意。

只不過村上為人謹慎。要是櫻小路完全沒有和他跨越友情界線的打算的話，村上也不願意讓櫻小路為這件事感到困擾，更不想拉開兩人目前的距離。

簡言之，村上要拜託神宮寺的就是探探櫻小路的心意。

聽到這裡，倘若說神宮寺起初的態度是：先聽聽他怎麼說。那麼現在的想法就是：我直接拒絕然後回去了吧。

他神宮寺蓮是為了令Lady們綻放笑容的存在。沒必要在男人們的感情史上也參一腳。更何況神宮寺實在不太認同村上的作法。

神宮寺很想直接回絕便瀟灑離開。村上卻沒來由地補了一句：「因為在我看來，櫻小路同學對神宮寺同學你似乎抱有好感。」

「既然如此，那為何找我？不怕我藉機接近櫻小路？」村上的話挑起了神宮寺的好奇心。在轉身走人之前，神宮寺忍不住發問。

確實奇怪。就算村上因為如此而更希望事前了解櫻小路的想法，但這說不通請神宮寺幫忙這件事。一般來說，應該會避開有可能是情敵的神宮寺而另覓人選拜託才是。

「不會的。」村上回答得很肯定。很難想像會拜託別人這種事情的人，敢對此否定地這麼乾脆。

「不知道呢。我也覺得櫻小路是個很不錯的女孩。」神宮寺這話的真實度是一半一半。

櫻小路人如其名，是個含蓄又甜美可人的女孩。看似文靜的她，也有活潑的一面。私底下也頗受男同學們的歡迎。

神宮寺身為同班同學，不可能不知道這樣一位Lady，他打從心底認為櫻小路是個值得追求的人選。但他是決不可能去實行的。

「我很確信，神宮寺同學不會那麼做的。」村上露出不同於方才靦腆的微笑，是一個洋溢著自信，有如發現獵物的掠食者的笑容。

「因為——神宮寺同學的心上人另有其人吧。」

高超的一手，這確確實實打翻了神宮寺辛苦堆砌的棋局。然而他神宮寺蓮也不是省油的燈，即便被抓著一瞬間的破綻，也自有法子使著一兵一卒殺出血路。

「是啊，我的心是屬於每一位Lady的。」灑脫向來是他不敗的致勝武器。神宮寺故作以往的瀟灑，但可惜村上不吃這套，再次一針見血：「我說的可不是這種大眾情人的喜歡阿，神宮寺同學。」

沉默，即是默認。

神宮寺非常清楚，自己是多麼無可救藥地深陷於那個人。同時他更加明白，無論自己怎麼掙扎，那個人終究不會顧望他——不被允許回應他。

「...你啊，既然在這方面這麼有才華，何不自己去揣測意中人的心意？」這是神宮寺答應這項要求前的最後一問。